

毒 蜘蛛

[苏]盖·伊·马特维也夫 著
张 彦 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毒 蜘蛛

〔苏〕盖·伊·马特维也夫 著
张 彦 译

☆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宁市河堤路14号）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桂林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9 25印张 插页2 187千字

1984年8月第1版 1984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84,500 册

书号：10113·275 定价：0.77元

目 录

第一章	钓鱼人	(1)
第二章	信	(8)
第三章	审讯在继续	(19)
第四章	防空设施负责人	(27)
第五章	谢尔盖·德米特里也维契	(34)
第六章	计划付诸行动	(42)
第七章	莲娜·加夫利罗娃	(53)
第八章	卡拉特金	(58)
第九章	客人	(62)
第十章	奇怪的谈话	(71)
第十一章	漂亮的小伙	(77)
第十二章	受伤的朋友	(82)
第十三章	早晨	(88)
第十四章	留声机	(95)
第十五章	在衣柜里	(102)

第十六章	在药房里	(118)
第十七章	在墓地上	(124)
第十八章	客人来临	(132)
第十九章	在办公室里	(139)
第二十章	照片	(146)
第二十一章	委托	(152)
第二十二章	捕鸟	(158)
第二十三章	校对员	(165)
第二十四章	唱片	(176)
第二十五章	死	(184)
第二十六章	罐头焖肉的气味	(190)
第二十七章	传进民警局	(202)
第二十八章	拘留	(211)
第二十九章	细颈玻璃管	(221)
第三十章	唱片的秘密	(231)
第三十一章	意外的来访	(237)
第三十二章	埋伏	(247)
第三十三章	围捕	(256)
第三十四章	毒蜘蛛	(266)
第三十五章	小盒子	(278)
第三十六章	结尾	(285)

第一章 钓鱼人

寒气凛冽，弥漫的浓雾浸透了军大衣和法兰绒短衫，海魂衫也湿透了，令人感到粘糊糊的。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海浪在脚下轻轻地拍打着。

远处的快艇上，香烟火点点，艇上传来一阵笑声。有人钻出舱来吸了口新鲜空气。

彼得高府^①那一端又响起了沉闷的炮声，炮弹从头上呼啸而过，接着城里红光闪闪，分把钟后才滚来隆隆的爆炸声。列宁格勒的炮兵连立刻以更强的炮声回敬他们。

今天敌人打了一通宵的炮。每间歇一阵，便放它两三代，一味地将炮弹遍射全城。尽管是枉费了许多心机，他们还是不肯就此罢休。这是因为这天列宁格勒正在欢庆十月革命胜利二十六周年。

“这帮法西斯匪徒可真是坏得入了骨！每逢佳节必然要来捣蛋。”值勤的巴霍莫夫谛听着双方的炮声，心里想。

他还记得在去年这个节日里，法西斯匪帮的飞机在城市上空转了一个通宵，撒下了不少降落伞悬挂的照明弹，还胡

①：彼得高府：苏联列宁格勒省的城市，在列宁格勒以西二十九公里的火车站。以宫园建筑群和喷泉闻名世界。

乱丢下许多炸弹。那晚他未出岗，可也几乎一整夜站在甲板上。自那次狂轰滥炸后，列宁格勒四处是一片瓦砾。

炮击停了，又恢复了寂静。

“敌人准以为只要大炮一开口，大伙会忙不迭地去钻防空洞。”他知道此刻很多屋子里的晚会就要结束了。几个熟悉的姑娘曾邀请他参加晚会哩。他设想着人们正高举酒杯预祝胜利。是的，战争胜利虽还不能说指日可待，但已在莫斯科的礼炮声中闪光了。

“今年敌人只好就此罢手……可比不得去年了。”

过了片刻，忽听得水面桨架在轧轧作响。巴霍莫夫警觉地转过头来，直盯着黑暗中。

快艇停在涅瓦河和海湾的汇合处。既然听得到桨架的轧轧声，这说明小船准在不远的涅瓦河上。河对岸的孤屋里住着部队的渔业人员。他们早不捕鱼了，再说在这么个坏天气里他们也未必会摸着黑乘船外出，而附近又没有第二条船。

“不会是我的幻觉吧？”

他侧耳细听，久久伫立着，可是怪了，再没一点儿声音了。

“这么说来果然是幻觉。”巴霍莫夫已定下心来。

炮击又开始了，这一次是向莫斯科区方向。

换班了。

“冻僵了吧？”他的好友与同乡基薛列夫用沙哑的嗓音问道。

“衣服全湿透了。”巴霍莫夫下了岗。

“烘烘去。”

“我说呀，萨沙，半小时前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划船，桨声轧轧响。”

“划船？”基薛列夫不胜惊讶，“什么话，这么个天气划船……再说又是夜里！”

“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只是我确实亲耳听见了。”

“别是快艇上什么东西响了一下吧？”

“我说不上来。”

巴霍莫夫一下到底舱，就将这事忘个一干二净。直到四个小时后再去换基薛列夫的班，他才又记了起来：

“怎么样，听到小船的声音没有？”

“哪来的小船！全是你的臆想。”

不知不觉中，天已放亮。快艇头上装有套子的机关枪轮廓，已模模糊糊看得见了。拖上岸的艇身泛着白光，折枝的断树在银白色的天幕上，渐渐显现出来。

巴霍莫夫极目望对岸，仿佛觉得确有那么一只小船，黑魆魆的，离快艇不太远。

过了几分钟，毋庸置疑了。那小船仍泊在那里，船上坐着一个垂钓的汉子。他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么深夜到此地的？是的，钓鱼爱好者中确实很有一些嗜钓如命的人，他们往往不顾天气的好坏、季节的变化，心眼里只知道钓鱼。

巴霍莫夫本人也属于这类人，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人是在垂钓。只是船泊得离岸太近，这叫人不得不起疑。他马上喊上面的人。

“上士同志，瞧！”他用手一指对岸。

“干什么？”

“一个钓鱼的人。”

“这又有什么？让他钓去吧。”

“夜间来的。”

“怎么是夜间来的？”

“天黑前不见有这人，天亮时才见着他。夜里我听见他扳桨的声音。”

“是吗，我们这就去问个明白。”

上士走了。转眼间，中尉扣着衣扣上来了。

“巴霍莫夫，你拿得稳这钓鱼的人是夜间来的？”他问。

“我拿得稳，中尉同志。”

发动机沉闷地吼了起来，一切准备就绪，中尉在驾驶盘旁站着。快艇从容地拐了一个弯，向小船驶去。

那垂钓的汉子知道快艇是找他来的，于是火速起了锚，随波逐浪，缓缓地顺流而下。

“喂，公民！稍等一等！”上士用话筒喊话。

“有什么事？这儿不让钓鱼是不是？”

“能钓！您过来……”

钓鱼人手扶着桨，显然是在盘算他的下一步。

“别惊动他，上士。”中尉悄声说，一面将操纵杆交给水兵。

“不准钓，我这就走！”那汉子叫道。

“您不用怕，我们只是检查一下证件！”上士尽可能温和地说。

那汉子断然划动船桨，将船头转向岸边。

“糟了，别让他溜了。”中尉又站到驾驶杆旁边来。

小船已擦着泥沙了。那汉子倏地跳上了岸，头也不回一溜烟朝公园奔去。

“谁去追踪？”中尉压低声音问。

“您下令吧。我去！”巴霍莫夫应声道。

“上，巴霍莫夫！不用对他客气了。”

快艇悄没声儿地近了岸。巴霍莫夫深知时间的宝贵，一待艇头擦沙，他就一跃入水。只听得背后中尉在喊：“全速后退！”船尾激起一阵浪花。

巴霍莫夫掏出手枪，打开保险。他两眼一扫，很快发现了那汉子。这家伙正飞快地在林荫道上走。突然，他猛地拐了一个弯，藏到一棵大树背后去了。想来他只当水兵还未发现他，准会从他身边一冲而过，再不就是在打更坏的主意了。

“想开枪还是怎么着？”

现在巴霍莫夫已认定这事颇为蹊跷。这家伙弃舟逃跑……一个于心无愧的人是不至于如此的。

他装着未发觉这汉子抽身躲避，顺路径直追去，待到了树干边，他突然一个转身，跳开几步，于是便站在这汉子的旁边了。

“看您往哪儿跑！对您喊话您听见没有？”巴霍莫夫喘息着，举着枪喊道。

那汉子想不到水兵会来这一手，一时惊得手脚无措。

“我又没干什么坏事……”他嘟哝道。

“那就向后转！”

“你们干吗随便抓人？我就钓点鱼，碍谁什么事了？”

“你的话全对！本来就不用逃。走！”

那汉子没奈何转过身去，上了路。巴霍莫夫走在他身后，拿枪防备着。眼下他是乘其不备地抓住了这“渔夫”，下一步怎么办他可说不上来，而在这里询问他是不成的。

快艇熄了火停在离岸不远的地方。

在快走近小船时，那被捕的家伙站住了。

“你们不是要检查证件吗？”他说。不等人家回答，他又往下说：“在这里检查吧。”

“上船里去说话！”巴霍莫夫下令道，“走，到船尾去。”

那人从容地向船尾走去。巴霍莫夫将手枪塞进口袋，用力一推小船，划起桨来。

河面上天色已亮，水兵能好好看看这家伙了。这人的鼻梁挺直，上唇微突，没刮脸，浓眉下垂，一双眼阴沉沉的。身穿灰棉袄，外面罩一领帆布斗篷，头戴一顶鸭舌帽。

小船将靠近快艇时，这人两眼不安地四处打量，他在动手解衣扣。

“您干什么？”巴霍莫夫喊道。

“我拿证件。”他冷冷地说，一面从上衣侧袋里掏出一只大皮夹来。

“伸过手来，公民！”上士在艇上喊，“爬上来！”

“钓鱼人”站起身来，倏地一下转过身去……全部过程就发生在一秒钟之内。巴霍莫夫感到那家伙在使劲地荡船，然后，又似乎想保持住身体的平衡，猛地一挥手。皮夹飞下水去了，那汉子一把抓住了快艇的船舷。

“他企图灭迹。皮夹内准有要紧的东西。”水兵蓦地想

到，毫不犹豫地一跃入水。

巴霍莫夫孩提时能轻而易举地在清澈的深水里找到一枚小钱，可眼下穿着衣服，清晨的天色昏暗，再加上在冰冷浑浊的水中，要找件东西谈何容易？幸好他把准了方向，一钻到水底，手指尖就触着了皮夹。

快艇上的人并没有看清楚小船上发生的事情。

“有人落水了！”上士高喊一声，抓起了一个救生圈。

“别急。”中尉制止他。

巴霍莫夫在快艇的尾部浮出水面，在水里挣扎着。水流把他冲到离快艇有二公尺远的地方去了。

“抓住救生圈，巴霍莫夫！”中尉喊道。

“用不着……我自己游……”

他游近小船，一把抓住了船舷。

“真见鬼！他怎么会落水的？”基薛列夫吁了口气说。

“上士，让他喝点伏特加酒，按摩一下身子！”中尉下令道，“洗个澡过过节！”

“他是自己跳下水去的，中尉同志。”上士生气地解释道，“这家伙把一件东西抛进水去，巴霍莫夫于是跳下水去。”

中尉瞧了一眼“钓鱼人”，只见他恭顺地站在驾驶台旁。

“您把什么东西扔了？”

“我没扔……是不小心掉的。”

巴霍莫夫一爬上快艇，就将皮夹交给了中尉，自己跑去换衣服了。被捕者被带进了船舱。快艇拐了一个弯，平稳地向船坞驶去。

第二章 信

敬爱的谢尔盖·德米特里也维契：

您知道吧，我们怀着无比钦佩而又自豪的心情注视着列宁格勒的大搏斗！你们的任何一个英雄事迹都鼓舞着每个真正的爱国者。有关你们——列宁格勒人的传说不会而走。众口皆碑，这些英雄业绩定会代代相传，永无尽期。真的，我真有点妒忌你们，我多巴望能到后方去，为夺取胜利而献出我全部力量。过后我将能津津乐道，在这一伟大的战争中也有我的一份力量。我很愉快地告诉您，我获得了一次出差的机会。我希望在二十号能见到您，面陈对您的敬佩并且握握您的手。我想我定会得到您殷勤的款待。如果不麻烦您的话，请允许我就耽搁在您府上。至于食品，我会尽力随身带上一些。

再一次奉上我最良好的祝愿。再见！

尊敬您的

玛尔采夫

国家保安局中校沉思地瞧着那封信，一边用手指在桌面上敲着一个旋律。这信刚从化验室里拿出来，极为精细的探索都未发现一点特殊的东西。这是一封“大地”游击队员写给一个列宁格勒人的普通便信。

他又仔细地读了一遍，把身子往圈椅背上一靠。“这莫非是一组复杂的密码？”

今天早晨在克烈斯托甫岛被捕的那汉子的皮夹中有一堆证件，这封信就夹在其中。如果说，德国鬼子是在十一月七日夜間把这小船从彼得高府拖到航道上的，那么以后就是他独自划到涅瓦河口来的。这信一定具有特殊意义。

肃反人员的直觉告诉伊万·瓦西里也维契，随着这位“客人”的到来，必将有一场严酷的斗争发生。截获了玛尔采夫的来访日期，显然意义不大，还远不是答案。不用说，玛尔采夫的背后肯定还有人，只是他的列宁格勒之行目的到底是什么呢？

前线的战况要求苏联的反间谍人员忠诚、精细、敏捷地工作。法西斯匪徒忍受着一个接一个的失败，他们为此能期待什么呢？他们感觉到列宁格勒固若金汤，并在积极准备反攻。

只要能找到一个线头，那就能解开所有的结。

这信是寄给城里一位受人尊敬的名人——谢尔盖·德米特里也维契·扎维亚洛夫的。这人是化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国防工厂工作。

这封不起眼的信叫伊万·瓦西里也维契越想越觉得莫名其妙。许多个似是而非的猜测闪过他的脑际，可是都缺乏确凿的依据。他当然并不打算就坐在这写字台后面去解开这个谜，可是他喜欢在复杂的任务面前、在审讯之前先绞尽脑汁思索一番，然后，当真相大白时，再检查一下自己的思维和猜测是否对路。

伊万·瓦西里也维契取出一张纸，画了几个符号，将它放进抽屉，然后拿起电话。

“是布拉可夫同志吗？你们全准备就绪了吗？好，我这就来。”

他又拨了一个市内电话号码。一分钟后他听见一个女高音在问：

“喂，谁呀？”

“你是哪里？马戏院还是露天舞台？”伊万·瓦西里也维契戏谑地问道。

“这儿是值班室。您找谁，同志？我没时间开玩笑。”

“对不起，我可不知道您遇上了不顺心的事。请您告诉我，我什么时候可以见见谢尔盖·德米特里也维契·扎维亚洛夫？”

“除了夜间，什么时候都行。”

“请说得确切一点，几点到几点？”

“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您是谁？珂利亚吗？”

“不，我不是珂利亚。”

“不是？我一下就听出您的声音了。明晚您打算干什么？”

伊万·瓦西里也维契挂上了听筒，“可怜的人，节日里值班真够寂寞的。”他心里想，微笑了一下。将皮夹里的东西：一张公民证、食物配给证、一封信和拘留记录，放进纸夹里去后，看了一眼表，就出了办公室。

侦察员办公室里，除了一名助手外，还有一个速记员在削铅笔。中校一进来，这两人全站了起来。

“您好，娜杰日达·阿尔卡季耶芙娜。对不起，今天有

劳了。”伊万·瓦西里也维契微笑着，伸出手去。

“没什么，伊万·瓦西里也维契！”

“说真的，我原指望今天能休息一下的，可是毫无办法……”

布拉可夫期待地瞧着首长。

伊万·瓦西里也维契从纸夹里取出信来，放进桌子抽屉里，其余的放在桌上。

“开始审问吧，”他转过身来对助手说，“您问吧，我瞧瞧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布拉可夫出去时，伊万·瓦西里也维契将椅子挪到房间的黑暗角落里。这里，人们看不见他。桌上明亮的电灯光，透过反射器，照到房子中间。左面小桌子后坐着娜杰日达·阿尔卡季耶芙娜。

“要很长时间吗？”她问。

“可能是的。事情很紧急。斯拉维克好吗？”

即使在昏暗中也看得出，速记员高兴得满脸通红。

“谢谢您。身体很好。换了一个岗位。现在打算去当一名坦克手，只是挺忙，要造坦克的变速器……”

被捕者进来，谈话中止了。

“您坐这儿。”布拉可夫说。

这汉子在指定的椅子上坐下来，两腿交叉着，双手插在衣袋里。一刹那间，他又换了一个姿势，将腿放下，把手交叉在胸前。过后又把手伸进衣袋里。

布拉可夫在桌子后面坐下，不慌不忙地取出一支烟，点着，抽起来。

“姓什么？”他从通常的问题开始。

“喀桑可夫。”

“名字、父名？”

“阿历克山德尔·谢苗诺维奇。”

“哪年出生？”

“一九〇一年。”

“出生在什么地方？”

“萨马拉城郊。”

“具体一点。”

“马克西莫甫卡村。”

“什么民族？”

“俄罗斯族。”

伊万·瓦西里也维契感到布拉可夫很激动，不过他掩饰得很好，用安静、平稳的口气在提问。被捕者回答迟缓，甚至可以说是平心静气。看来他对这种提问是胸有成竹的。

“他早有准备。”中校心想。

“您战前住在哪儿？”

“住在列宁格勒。”

“是怎么搬到列宁格勒来的？”

“说来话长。”

“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是来念书的，以后就住下来了。”

“请说得详细一些。”

被捕者开始叙述在革命后的最初几年他是怎么进彼得堡读书的。这是一部既无雄心，又无迷恋，听之任之、得过且

过的一个凡夫俗子的传记。这种生活里有的是乐趣。被捕者看来对那时很满意。从各方面可以看出，他说的是实话。最后他住了嘴。

“战前您在哪里工作？”

“一直在列宁格勒。”

“没应征入伍吗？”

“没有。人家嫌我体弱多病，有记录在案。”

布拉可夫抬起头，凝视了一下被捕的人。那人垂头坐着，并没有注意到他的目光。

“您生的是什么病？”布拉可夫用刚才的声调问下去。

“具体我说不上来。”

“怎么连自己的病也说不上？有点不合情理。”

“合情理也好，不合情理也好，反正你们不会相信！”被捕者突然忿忿地说。

“为什么不相信？恰恰相反，您说的我都相信，只是希望说得更准确一些，让审讯人听了信服。如果您认为，侦察员的兴趣在于把您没做的事归咎于您，那您就错了。我们只对一点有兴趣……就是了解真实情况。如果您也希望如此，那么我们的兴趣是一致的。”

速记员斜了伊万·瓦西里也维契一眼，用手捂住嘴巴。他明白速记员所以微笑的原因。布拉可夫甚至连声调都在模仿着自己，而布拉可夫自己并未觉察到这一点。

“要是您不愿谈，”布拉可夫严肃地说，“这可是您的事。只是这就留下了一个空白，拿什么去填上？无论如何，您还得回答所有的问题。说到病，我们可以请医生查清，我